

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 系列之四：銘記戰友

百歲老兵赴台尋戰友 有生盼團圓

今天(9月3日)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以立法形式確定的首個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」。有關數據顯示，目前全國倖存抗戰老兵人數約為兩萬人，平均年齡在90歲以上。對於抗戰老兵而言，2,900多個抗擊日寇的日日夜夜早已鑄刻在他們漫長的一生當中，曾經出生入死的戰友，更好比一起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親人。年近百歲的老兵熊壽明剛於8月份遠赴台灣尋訪戰友，但遺憾地只尋得冷冰冰的墓碑。他與很多老兵一樣，都殷切希望有生之年見到兩岸和平統一，就死而無憾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、唐琳、董新凱，實習記者 黎柳茜 廣西報道

熊壽明，生於1917年，祖籍江西。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，當時正在廣西南寧高中讀書的他雖是家中獨子，卻果斷投筆從戎，考上黃埔軍校。1939年，22歲的熊壽明從軍校畢業，先後參與了崑崙關戰役、長沙會戰(益陽防線)，1942年編入遠征軍，任衛立煌部直屬總隊連長，又經歷松山戰役、密支那戰役等多次傷亡極為慘烈的大戰。

一水隔天涯 刻骨黃埔情

1945年日本投降，國民黨軍隊也進行整編，因立有戰功，熊壽明就任93師的營長，奉命駐守雲南，因此卻錯過了與戰友話別的機會。隨着國民黨1949年撤退至台灣，他此生再沒見到與自己經歷九死一生的「親人們」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熊壽明回到南寧，成了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員，直到退休。

「哪怕已經畢業70年了，我還記得在黃埔軍校時，和同學們一起熱血歌唱的抗戰歌曲。那些我經歷過的歷史，它們已深深地刻入我的骨血中，讓我日思夜想，夜不能寐。」

「我時常想起，那些和我一起手刃過敵人，一起埋葬過陣亡兄弟，一起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親人們。我們雖活下來了，卻被一水隔天涯，永世難相見。」

「我已經接近百歲，感到時不我待，萌發了3個心願，也許是我此生最後的心願：回到松山戰場，看看我戰鬥過的地方；到香港看一看，看看小平同志『一國兩制』下的香港有多繁華；去台灣走走，那裡有我的黃埔校友，哪怕只是感受一下他們生活過的地方，對我而言也足夠了……」

松山悼戰友 赴港圓心願

或許是老天的憐憫這個百歲老人，2013年，熊壽明遇到了廣西援助抗戰老兵行動團體的顧問容傑。當年10月14日，在容傑等人的幫助下，熊壽明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之一——走進香港。看着車水馬龍、一片繁榮的景象，熊壽明說，自己內心充滿欣慰和激動。

2013年10月30日，熊壽明的另一個夢想——重返松山也實現了。在紀念碑前，他默哀3分鐘，深鞠三躬，向逝去的戰友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後，難忍淚水，哽咽地喊出：「戰友們啊，我回來看你們了，你們安息吧！」

2014年8月8日，熊壽明的最後一個夢想——台灣之行在容傑的陪同下又順利完成。站在祖國另一端的土地上，熊壽明多次用手帕擦拭自己濕潤的雙眼，他想起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，想起了創辦黃埔軍校的初衷，他直呼國共兩黨是兄弟手足，應一致對外！「過去已經過去，現在應該拋開嫌隙，握手統一啊！如果有生之年，我還能見到兩岸統一，我死而無憾。」



■熊壽明雖已98歲高齡，敬起軍禮仍具軍人風範。本報廣西傳真

國軍後代助老兵圓夢 顯軍人情結



■容傑嘔心30年創作的紀念崑崙關戰役畫作：《碧血崑崙》。本報廣西傳真

登頂松山，又長途跋涉來到香港、台灣。熊壽明每完成一個夢想，容傑的心中總是平添一份自豪。「在全國，敢帶如此高齡的老人圓夢，可能只有我。而敢去圓夢的老兵，也可能只有98歲的熊老。」

在容傑看來，他與熊壽明的緣分，看似巧合，卻也是宿命的必然——父親是黃埔軍校學員的關係，容傑身上有一股難以言喻的軍人情結。

父子重逢怨念掃空

容傑還不懂事的時候，父親就跟着國民黨退守台灣，令他在成長階段活在父親的陰影下：讀不上書，評不上先進，拿不到生活補助……容傑說，他們這一代，小時候對父親沒有怨言是不可能的。

1980年，容傑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尋找父親下落。1984年，37歲的容傑在香港見到久別35年的父親。整整三個月，他們談戰爭、聊親情。「父親說他60年曾偷跑回大陸見母親，要求帶走我，但母親不許，他是很想我的。」

回憶起見父親最後一面的場景，已過耳順之年的容傑眼泛淚光：「1990年，我趕到香港見父親最後一面。我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，『雖然你只養育了我9個月，但是我理解你，我不怪你，這不是你造成的，這是歷史造成的。』」容傑遺憾的是，母親直至臨終也未能完成心願——見到父親回大陸，一家團聚。

創作油畫紀念英烈

1975年容傑回城後，走遍桂南、桂中兩和沿海一帶的戰區，沿途訪問農民，搜集崑崙關戰役素材，終於在1994年，創作跨越了30年的油畫作品《碧血崑崙》，經廣西美術家協會展出，容傑並成為廣西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員，與其他5人成立廣西援助抗戰老兵組織。此後，他逐步與在世的抗戰老兵取得聯繫，登記並完善他們的資料整整20年。「目前我手頭還有廣西300多名抗戰老兵的資料，我定期和他們保持聯繫，盡最大能力完成他們的夢想也成了我的夢想。」



■容傑(左)1984年才在香港與父親團聚。本報廣西傳真



■熊壽明(左二)今年前往台灣尋找戰友。本報廣西傳真



■去年，容傑(左)帶熊壽明前往香港。本報廣西傳真

耄耋之年再上崑崙 堅持登頂祭拜亡友

2014年8月的一天，在深圳廣西商會的組織幫助下，6位年逾90的老兵來到南寧市賓陽縣縣城東的崑崙關古戰場，顛顛巍巍地攙扶着往山頂紀念塔前進，68歲的國軍後代容傑一會兒幫忙攙扶老人，一會兒為老人披上印有「抗戰老兵民族脊梁」的綬帶。「立正，敬禮」，在崑崙關山南的墓園入口牌坊前，老人們用最標準的軍禮向埋葬於此的戰友致敬。

1939年11月15日，日軍在廣西龍門港登陸，攻佔欽州、防城後，以一個師團又一個旅團的兵力於24日沿邕欽公路北犯侵佔南寧。12月4日進佔崑崙關，桂南會戰打響。國民政府調集四個戰區五個集團軍的兵力參加桂南會戰，經歷兩個月的艱苦戰鬥後，第38集團軍第5軍第三次攻克崑崙關，成為了當時正面戰場難得的勝利。

隨着戰友相繼離世，昔日沙場成為老兵們唯一的精神寄托，「我不用攙扶，我可以自己上去」，89歲的曾柏居12歲就入伍成為學生軍，年紀最小的他懷着軍人的倔強一定要登上山頂紀念塔，祭拜當年陣亡的戰友。

雖時值盛夏，老人們撫摸着石壁久久不願離去，「我第一次過來，但是現在身體不太好，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來」，邱炳基特地從廣東趕來看望戰友。

1940年，與日軍交戰後，武鳴縣附近山頭陣亡將士屍體暴露在山野當中。在當時國民政府的組織下，十餘名群眾上山分撿屍骨。作為唯一尚在人世的「拾骨人」，抗戰老兵梁展的夫人已有94歲

高齡，她清楚地記得，當時一共拾回300多具屍骨，密封放在鎮上戲骨，做了3天法事後埋在一塊空地上。「經過文化大革命，以及土地承包，那些屍骨埋葬位置已無人知曉。」直到2007年，容傑知道這件事後召集當地農民，通過測量打聽尋找將近一月後終於找到並完整遷移。

7年間，容傑不斷為建墓奔走。「日本能將戰犯放在靖國神社，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給民族英雄一個永恆的碑？」容傑現在根據自己搜集的資料在寫《桂南會戰》，已經籌備10年，希望早日出版，這是他最後一個未完成的心願。

青山拾骨 永祭英烈

2014年8月27日，在帶領老兵前往崑崙關祭拜英烈之後，容傑又奔走在前往廣西武鳴的路上。在他的計劃裡，他要把武鳴的烈士墓建設好，安置好抗戰英烈的50盒屍骨。「對於很多老兵甚至他們的後人來說，得到政府承認，是他們殷切的期待，我希望做點事，來安慰這群即將離開我們的老人家」，容傑不斷的翻找電話，希望能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幫助。

2014年8月27日，在帶領老兵前往崑崙關祭拜英烈之後，容傑又奔走在前往廣西武鳴的路上。在他的計劃裡，他要把武鳴的烈士墓建設好，安置好抗戰英烈的50盒屍骨。「對於很多老兵甚至他們的後人來說，得到政府承認，是他們殷切的期待，我希望做點事，來安慰這群即將離開我們的老人家」，容傑不斷的翻找電話，希望能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幫助。



■熊壽明在祭拜戰友。唐琳攝

■六位年逾90的老兵在崑崙關「陣亡將士紀念塔」前行軍禮。唐琳攝

